

中學國文教科書



中華
中學國文教科書

劉法曾
姚漢章

評
輯

第一冊

中華書局印行

編輯大意

一中學校學生。國文程度漸深。急宜授以古人作文義法。顧古文之佳者。不能徧讀。而古文之選本。存者又多不適教科之用。其有編爲教科書者。或分朝而由後溯前。或分體而各從其類。分體者意取連類。藉便參觀。然同一文體。而義蘊之精粗異。文辭之深淺殊。其中固萬難統一也。分朝者意在沿流溯源。用資進步。然秦漢以前。不少簡單之作。宋明而後。亦多繁富之篇。強事區分。仍無當耳。今特斟酌深淺。編纂本書。供中學校四年之用。

茲編凡分四冊。一冊之中。依時代。順序甄錄。第一冊取其篇幅較短。意義較簡。詞語較淺。顯易明者。二冊以上。學生之程度遞深。則

教授文字之詞義。亦因之遞進。至于奏議銘誌。多屬洋洋大篇。初學亦不能應用。非若論說書牘。爲普通日用所必須也。故于第三四冊始行錄登。總以求合學者之心理。適中學程度之用爲目的。

一詩詞者。古人所以涵養性情。宣導血氣。不僅作文字美術品觀也。故茲編所輯。略擇著名之詩詞附焉。大率先近體而後古風。取其聲律和順。易學易解。其在三代以下六朝以前之古詩。有篇幅短而詞義淺。足以起學人之情興者。又多先錄于編。不拘成例。蓋亦由淺入深之意云爾。

一文家自唐以後。始有駢散之分。追原其朔。固未嘗判而爲二也。且如選六朝文者。棄其駢而采其散。是買櫝而還珠矣。故姚氏姬傳之古文辭類纂。其中頗雜駢體。李氏申耆之駢體文鈔。其中亦及

散文。斯誠通儒之鴻識。大雅之瑋裁已。茲册所登。散文居多。而駢儷之卓著者。亦時時聞及之。

一周秦諸子。姚氏不登。然莊列申韓諸子。自成一家學說。文章亦皆卓然自立。爰輯其饒有古趣。而不過于聾牙佞屈者。著于篇。

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上不及于經。意以經固盡人所宜全讀者也。厥後湘鄉曾氏甚不然之。故有經史百家雜鈔之選。今制學校廢止讀經。則六經文辭。苟不甄錄。卽無由肄習。茲編所錄。兼收羣經。以存國粹。

一論事紀事之文。讀者苟于當時之事實。懵如。則不獨于文之佳處。無從窺見。抑恐味同嚼蠟。昏昏欲睡。茲于文之有事實者。略述其始末于篇後。庶幾讀其文。知其事。昭然曠然。若發蒙瞽。

一 中學校修業。期僅四年。而茲編又上溯經訓。旁采詩歌。則于歷代諸家文字。勢難宏搜博采。是以茲編所輯。祇主論文。不求備體。然統計四冊編次之文。亦復諸體略備。意在使讀者稍知古人之體裁門徑。至于代表一時之名著。膾炙衆口之傳作。要皆采入。未敢棄遺。

一 選文家于文之起落處。一一加以評點。本明季之陋習。然文中有大關鍵處。極深至語。又不可不略加圈點。以引起讀者之注意。又文中之段落提頓處。加以說明。曾氏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梅氏曾亮之古文詞畧。曾用此例。極便初學。茲編於每篇文字分段落處。或采先民成說。或間出己意。逐段劃分注明。以便教授。

中華
中學國文教科書 第一冊

目 錄

- 左傳滕侯薛侯來朝 突歸於鄭 晉人執虞公 秦人入滑 衛侯使甯俞
來聘 申包胥如秦乞師
- 南風歌 甯戚飯牛歌 優孟忱懺歌
- 國語召公諫弭謗 里革斷罟匡君 叔向譏董叔見執
- 公羊傳元年春王正月
- 穀梁傳鄭伯克段於鄆
- 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孔子過泰山側 原壤登木而歌
- 論語先進篇節錄 微子篇節錄

孟子梁襄王章 莊暴章 良臣民賊章 民貴君輕章

國策齊人譏田駢不仕 陳軫爲齊說昭陽 中射士論不死之藥 墨子止

楚勿攻宋

韓憑妻何氏烏鵲歌

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

楚辭九歌國殤篇

史記五帝本記贊 項羽本記贊 孔子世家贊

漢書漢高帝求賢詔 漢文帝除誹謗法詔 除肉刑詔 漢武帝求賢詔

漢高帝大風歌 項羽垓下歌 漢武帝秋風辭

賈誼弔屈原文

楊惲報孫會宗書

王生遺蓋寬饒書

楊雄趙充國頌 酒箴

蘇武詩四首 李陵與蘇武詩二首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馬援誡兄子書

班固封燕然山銘

淮南民歌 丁令威歌

孔融論盛孝章書

諸葛亮出師表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與吳質書

曹植與吳季重書

李密陳情表

劉伶酒德頌

王羲之誠謝萬書

陶潛歸去來辭

休洗江二章 劉侯城上草歌

傅亮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范曄後漢書光武紀贊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鮑照蕪城賦

謝朓辭隨王子隆牋

玉階怨

金谷聚

同王主簿有所思

王孫遊

吳均與宋元思書

與顧章書

庾信謝周明帝賜絲布等啟 重別周尙書

瑯琊王歌辭 李波小妹歌 斛律金敕勒歌 孔紹安落葉

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在獄詠蟬 有序

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臨高臺送黎拾遺

李白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 玉階怨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後作

杜甫前出塞 後出塞

元結大唐中興頌

韓愈諱辯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送王含秀才序 送董邵南序

答竇秀才書 答呂璩山人書 履霜操

柳宗元桐葉封弟辯 駁復讎議 送薛存義序 游黃溪記 袁家渴記

小石城山記 江雪

白居易畫竹歌 并引

皮日休請孟子爲學科書

張九齡賦得自君之出矣

崔國輔小詩

王之渙登鸛雀樓

李潛隱樂游

原 賈島劍客

王禹偁黃岡竹樓記

范仲淹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歐陽修五代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序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秋

聲賦 遠眺

蘇洵木假山記

蘇軾賈誼論

范增論

方山子傳

前後赤壁賦

鶴歎

四月十一日初

食荔枝 蝸牛

王安石原過 讀孟嘗君傳 芝閣記 梅花

曾鞏贈黎安二生序

汪藻爲隆祐太后草詔

陸游京口唱和序 雲安集序 柳橋晚眺

元好問送秦中諸人引

薩都刺過高郵射陽湖

劉基司馬季主論卜

宋濂秦士錄

王守仁答毛憲副書 瘞旅文

許獬古硯說

唐順之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宗臣報劉一丈書

陳子龍雜詩

錢謙益送張處士赴遼東參謀序
耦耕堂記

龔鼎孳潭影堂詩序

侯方域答孫生書
陳將軍二鶴
管夫人畫竹記

沙張白市聲說

汪琬計甫草中州集序

戴名世子遺錄自序

朱彝尊倦圃圖記

趙執信行十八灘中

劉大櫟馬湘靈詩集序

胡天游淳于先生謂齊王 靜夜秋思賦

袁枚祭妹文 詠箸

姚鼐贈程魚門序 書貨殖傳後

梅曾亮贈孫秋士序 遊小盤谷記 書楊氏婢

管同餓鄉記

龔自珍寫神思銘 病霖館記

吳嘉賓得一齋記

吳敏樹君山月夜泛舟記 說鈞

朱琦北堂侍膳圖記

張裕釗送李佛生序

譚嗣同遠遺堂集外文序 與沈小沂書

中學國文教科書 第一

吳汝綸二許集序

中華中學國文教科書 第一冊

左傳滕侯薛侯來朝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以上二國各執所爭之說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以上隱公平爭之辭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此文引周諺四句見得代請有因舉宗盟二句見得擇禮有據然徑把周王朝禮論定魯廷何殊帝制故以朝薛不與任齒爲詞代滕請先則薛亦無可置喙矣無一字不婉辭令中之最工者外交

家宜學步焉

左傳突歸於鄭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

而赦之。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以上叙厲公復國初。內蛇與外蛇。

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

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

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以上乃文之波瀾所謂左氏浮誇也厲公入。殺傅瑕。使謂原繁

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辜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

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

人憾焉。以上厲公罪原繁之詞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

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二心。

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勤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

以上原繁答厲公之辭

乃縊而死。

厲公以已曾君鄭出奔入櫟之後在國諸臣俱當始終相向若別奉新君卽算作貳其殺傅瑕罪原繁皆此意也專制國君之思想往往如此

左傳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通篇著眼在此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以上言滅虢所以自滅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偁乎。親以寵偁。猶尙害之。况以國乎。以上言同。宗不可恃。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以上言享祀。豐潔不可恃。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聯此國以拒彼國。聯弱國以拒強國。唇齒相依。古今通義。虞公始

則依賴同宗繼則迷信神權宮之奇語語破的無奈不悟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言也

左傳秦人入滑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尙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以上王孫滿料秦師之敗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以上鄭商詞。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以上皇武子之辭。杞子

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將秦之詭謀。鄭之機警。曲曲寫出。近世泰西商人往往與聞國家之事。與中國古世正相合。

左傳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漶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漶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以上釋賦。漶露之。大禮。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蒞弓矢千。以覺報宴。以上釋賦。彤弓之。大禮。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古世中國使車一行。繁稱典禮賓筵。一設備載歌詩。可以想見文

明之治開化之早茲篇尤覺詞簡義嚴

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以上叙平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君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以上傳楚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卽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申與伍其才相當其志亦不相下然秦庭七日之哭可以動鬼神

貫金石視子胥之報私仇覆祖國者較勝視吳三桂之借異族覆中國者真狗彘之不若矣左氏筆筆傳神殊妙

南風歌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帝世思想念念在民

甯戚飯牛歌

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髡。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弊布單衣裁至髡。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青且闌。麤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

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汝適楚國。

優孟。忼慷歌。

貪吏而不可爲。而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負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愛錢。

國語。召公諫弭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以上叔事是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以上

諭。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瞽

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

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引以上證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

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

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

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引以上證又王勿聽。

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流王於彘。

言論自由。謗何可監。召公反覆譬喻。爲專制者痛下箴砭。

國語里革斷罟匡君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上蟄發。水虞

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烏

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稽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上言古者取物。有時於其未生。且夫山不槎斲。澤不伐天。魚禁鯤鰭。獸長麋麋。鳥翼鷖卵。蟲舍蜺蜃。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以上總承上文言。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實。里克於側之不忘也。

援据禮經犯顏敢諫。可想見古直臣風采。

國語叔向譏董叔見執

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以上預狀。繫援二字。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

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以上回應繫援二字以矛刺盾絕世文情

富字是一篇眼目。董叔之取董祁之愬。獻子之執均。心目中有一富字故也。此文可喚醒世之有依賴性者。

公羊傳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以上解通經義例

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

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以上解不書即位之原因

按仲子放贈考宮諸事俱在隱公在位時所行則桓母之貴可知且羽父請殺桓公以求太宰若桓不當立隱可公然傳子何待羽父請殺乎隱不據位是隱之賢故曰成公意此其定論不刊處其行文許多曲折開後來峭折一派

穀梁傳鄭伯克段于鄆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以上釋克字書

法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

爲弟也。以上釋鄭伯二字書法段弟也。而勿謂弟。公子也。而勿謂公子。貶之也。

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

慮成於殺也。以上釋段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以上釋于鄆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以上別出一意

層層書法總用一甚字斷定賤段而甚鄭伯就其平日斷之取之母之懷中就其用兵之時斷之將鄭莊毒心狠手描寫曲盡較左氏傳另是一種筆墨

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以上一問一答用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謂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也。以上再答用數故孔

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字簡句峭

檀弓孔子過泰山側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豈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以上叙與婦人問答之言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以上一言斷盡語意愴然

專制時代酷吏之威恰有甚于虎者。夫子戒小子之言至今讀之猶令人涕下。

檀弓原壤登木而歌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以上見夫子之厚于故原壤登木

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以上見原壤之

薄于子爲勿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

親者母失其爲親也。故者母失其爲故也。以上親故雙收諷一斥原壤一夫子自明

篇末親故二語是兼諷原壤并不是僅僅聖人自道此義自來說
經家多未嘗及特爲拈出

論語先進篇節錄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

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以上總起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

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

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

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以上四子子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惟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惟赤則非邦也。與宗朝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以上又專記曾皙夫子問答之語末二節皆夫子之言并非子問皙答

曾點所言之志是後人蘭亭集序之濫觴

論語微子篇節錄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

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以上記接輿事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以上記沮溺事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以上人事

子路遇丈人一章又爲桃花源記之藍本

孟子梁襄王章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

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以上定于一句孰能一之？對曰：不

嗜殺人者能一之。以上不嗜殺人句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

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

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

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

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以上用譬喻發明之

讀此可知欲謀統一必自整飭軍政始

孟子莊暴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以上孟子答莊暴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孟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以上孟子仍以答莊暴之語答齊王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以上皆發明與民同樂之旨

君民一體之義發之於君驕民賤之秋自是子輿氏卓識偉論

孟子良臣民賊章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以上言不求富國。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但

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以上言不恤民而由徒議強兵之非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以上申言其禍直見上秦二世之事

分起總結民賊二字亦生辣亦痛快

孟子民貴君輕章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以上三語斷言其差等是故得乎丘民爲天

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

成。柔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以上三段分疏其原因

此章表揭民權之義。覺神權君權均瞠乎後已

國策齊人譏田駢不仕

齊人見田駢曰。聞先生高義。設爲不宦。而願爲役。田駢曰。子何聞之。

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以上齊人故作奇語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

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貴同養千鍾。徒百人。不宦。則然矣。而宦過畢矣。以上借賓定主奇妙無匹田子辭。

使好名無實者無置喙處語意咄咄逼人

國策陳軫爲齊說昭陽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功。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惟令尹耳。以上分二層語問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地曰。

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以上皆譬語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以上不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妙文無過善用譬喻觀此便悟

國策中射士論不死之藥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以上事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以上分作二層。意含譏刺。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

王。王乃不殺。

筆舌互用類東方生之滑稽迷信者那得不悟

國策墨子止楚勿攻宋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於王。以上敘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以上疊用譬喻王曰。必有竊疾矣。以上竊疾二字尤奇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

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與此同類也。以上分應上文三喻總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不殺少而殺衆。一語通篇主意。餘皆文中之波瀾耳。

韓憑妻何氏烏鵲歌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古世婦德女才于此可見

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以上二喻言大者當夫子立

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以上讓天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以上亦以二喻回應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此逍遙遊篇引證聖人無名之說也。寫得如許縱橫盡致。且可以見古人不尸君位之義。

楚辭九歌國殤篇

提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抱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塋。以上寫戰時之勇出不入兮

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抄。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以上寫死

時之武。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

兮。為。鬼。雄。以上寫死後之靈

極力描寫以慰忠魂作士氣張國威也

史記五帝本紀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

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

儒者或不傳。以上論尚書百家孔子所言之互異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

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

不離古文者近是。以上歸重尚書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及帝繫姓。

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

他說。以上謂當以散見百家者補尙書之缺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

者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以上結出一生作史之意

古質與雅文簡意多轉折回環乃贊語中之超絕者

史記項羽本紀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

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以上借舜陪起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

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

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

來。未嘗有也。以上一段正寫其興之暴極贊項羽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

王侯叛已。難矣。以上一駁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

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

過矣。以上二 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以上三

一贊中五層轉折唱嘆不窮而本紀中情事已盡

史記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以上借詩

虛起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

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以上就其遺書遺器遺 天下君

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以上又借他 孔子布衣。傳十

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

矣。

節短韻長一若想之不盡擬之無窮也者班固謂史公先黃老而

後六經殆非篤論

漢書漢高帝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

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以上援古證今作一

提頓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

宗廟亡絕也。以上是求賢正旨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

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以上數語見高祖闊達大度氣象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

執法下郡守。以上布告次序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

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以上詔郡守之詞

平日嫚侮儒生及天下大定乃屈意求賢蓋知創業與守成異也

文亦雄偉瑰奇有天子友匹夫氣象

漢書漢文帝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以上
引古制。今法有誹謗詬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
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以上論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
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
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觀此詔知漢世言論自由。自文帝始。詞旨殊覺悱惻動人。

漢書漢文帝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
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以上援古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
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以上一詩曰。愷弟君子。

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以上一層言憐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以上一層言回其除肉刑。有以易之。肉刑之制不文。明極矣。然除之而易以笞杖。仍未足言進化也。詔詞固自深厚可風。

漢書漢武帝求賢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以上二句是一篇主意是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跖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以上以馬譬士。正喻夾寫其令州縣察吏民。舉茂才異等。以上回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以上回應非常之功。

同一求賢詔。武帝與高帝大異。蓋一注重安內。一注重攘外也。

漢高帝大風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尙武精神悔過思想言下躍然

項羽垓下歌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漢武帝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賈誼弔屈原文

誼爲長沙王太傅。旣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屈
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
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恭承嘉惠兮。俟罪
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
殞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鷗臯翱翔。闔茸尊顯兮。讒
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爲溷兮。謂跖蹻爲廉。莫邪
爲鈍兮。鉛刀爲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
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履。漸不可久矣。嗟苦先
生。獨離此咎兮。以上將賢聖逆曳二句尋出許
多喻意所謂文垂條而結繁也 訓曰。已矣。國其莫我
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
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偃螭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

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螻。謂以上將一篇未盡之意復申言之或謂之重或謂之亂而此則謂之說詩歌以說之即其義也

題是弔屈原文即用騷體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慙慙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

其愚。惟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飭之責久矣。以上追述世家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以上敘中年被廢。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勩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以上語似引咎而實牢騷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

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

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

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以上一腔憤懣不暇擇言。憚之得禍在此。數語憚幸有餘。

祿。方糶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慮。憚親行之。下流

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

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

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

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

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

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

以上隱斥會宗 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中段韻致最佳其羅禍亦以此專制時代之言論胡可自由乎

王生遺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饒以上言寬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饒以上責寬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以上怵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以上規

委婉深厚次公不能從故其後卒罹於禍

揚雄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以上歷叙平先零羌始末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

紹厥後。以上引古以詠歎之

古茂是漢儒應詔體

楊雄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

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微一日重。古專字與轉通礙為嘗。音當去聲所韞身提黃泉。骨肉為泥。以上喻位卑者易危自用如此。不如鷗夷。鷗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以上喻職親者易顯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此蓋借物以自寫不遇之意

蘇武詩四首

骨肉綠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以上別兄弟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遠路。起

問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

相思。

以上別妻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燭燭辰明月。馥馥秋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別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以上二章別友

李陵與蘇武詩三首

良時再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此五言古詩之祖也音極和調極諧字極穩絕無難解之處棘口之句然自是漢人古詩後人摹倣不得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以上寒暄套語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以上開誠布公情文兼摯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光武以柔道治天下。然此書恢廓大度。則又近似高帝矣。

馬援誠兄子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襜。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篇以上揭一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以上用引證用譬喻以申明之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伏波人格何等雄奇而其家庭教育正復約旨卑思少年子弟宜

各書一通置座右

班固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日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
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
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
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
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以上言出師之盛遂凌高闕。下雞鹿。
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
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以上紀克敵之武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
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
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

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以上總述
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
復。其。邈。兮。亘。地。界。封。神。邱。兮。建。隆。嶂。熙。帝。載。兮。振。萬。世。
無。允。言。無。懦。響。尙。武。精。神。躍。躍。紙。上。

淮南民歌

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丁令威歌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
纍。纍。

孔融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

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以上略叙孝章生平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以上備言孝章不當倫落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以上忽用譬喻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

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以上復引燕事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亦莊亦諧總之不作一乞憐語

諸葛亮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以上提出先帝二字作一篇之主意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

也。以上將宜不宜兩層反覆開諭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

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

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

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以上申言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

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

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

也。以上因後主中材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故以親賢遠佞爲言是一篇喫緊處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

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

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以上自叙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以上回應通篇歸本主德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屢稱先帝語語從肺腑中流出據亂世之至文也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以上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淒然傷懷。以上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時同節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以上述情感事撫景懷人百端俱集。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清而不弱麗而不緝建安文派所以可珍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叙以上總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敘以上摠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徐以上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

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以上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披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以上陳劉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以上阮王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以上總結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

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前半感遊後半評文娓娓動人滔滔清絕

曹植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

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
反。側。如。何。如。何。以上敍舊時宴飲之歡樂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
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
令。憲。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亦。猶。病。諸。
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以上敍新得書函之文雅夫。君。
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
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
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而。
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以上略敍政事
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筆姿矯健終以規勉之詞猶見古人交義

李密陳情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以上叙密無祖母無以至今日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耆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熒熒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以上叙祖母無以終餘年逮奉聖期。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以上寫出兩難之勢伏

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以上明非高蹈之流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以上乞終養本旨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本至性以爲文一篇要旨在臣無祖母數語

劉伶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以上敘述酒德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巵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蹠踞。枕麴藉糟。無思慮。其樂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以上發明惟酒是務八字

文格筆致胎息莊生

王羲之誠謝萬書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以上先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以上食不二畎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拍今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以上勸其名

寥寥短篇開合動宕

陶潛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以上自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以上自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以上自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以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以上自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以上自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

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
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
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以上一段園中之樂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
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
春。及將有事於西疇。以上一段挿入田事。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
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
生之行休。以上一段觸物興感。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
爲遑遑欲何之。以上一段來一篇之旨。歸去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
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
樂夫天命復奚疑。

樂夫天命一句乃歸去來辭之根據高風逸調晉宋罕有其比

休洗紅二章

休洗紅。洗多紅色澹。不惜故縫衣。記得初按茜。人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今爲婆。

休洗紅。洗多紅在水。新紅裁作衣。舊紅番作裏。迴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復君所知。

從詩經綠衣中化出見天演界淘汰可畏

劉侯城上草歌

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蚤。

貴族少年聞之汗出於背

傅亮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湍疾。道阻

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爲墟。宮廟墮頓。鍾簷空列。觀宇之餘。鞠爲禾黍。塵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上叙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以上叙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旣開翦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旣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悽切之音。適鍊之筆。其實只完得至洛陽謁五陵六字耳。

范曄後漢書光武紀贊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飈迴。三精霧塞。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以上叙王莽之亂世祖誕命。靈貺自甄。沈機先物。深畧緯文。尋邑百萬。貔虎

爲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以上叙昆陽之戰虔劉庸代。

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

共道。以上叙天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赫有命。

系我皇漢。以上歸本於用人能斷

措詞能見其大沈深盤鬱氣象萬千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

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

機彖。文蔽班揚。性婞剛潔。志度淵英。以上寫顏之志性登朝光國。實宋之華。

才通漢魏。譽浹龜沙。以上寫顏之才譽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

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

之以上寫顏遊顧移年。契濶燕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

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泣。情條雲互。以上寫顏涼陰掩軒。

娥月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照。衾衽長塵。絲竹罷調。擘悲蘭宇。屑涕

松嶠。哀以上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

尊饋。申酌長懷。顧望歔歔。以上姑作達嗚呼哀哉。

儷語中有逸氣。梁陳以下不能。按顏光祿卽顏廷之。

鮑照蕪城賦

瀾迤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掩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

複關之隙。四會五達之莊。曾氏國藩曰首七當昔全盛之時。車挂鞿。

人駕肩。塵閉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

妍。故能麥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剗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

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崒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頰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曾曰以上言昔時之盛澤葵依井。荒葛罨塗。壇羅虺螫。階鬪磨齧。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鷗嚇雛。伏虺藏虎。乳血餐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馘。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曾曰以上言近日之衰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

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變漢魏大篇爲齊梁小品，迺鍊瑰麗賦家絕境。

謝朓辭隨王子隆牋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卽日被尙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鴛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咽。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蒂。以上總叙將別情事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裹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菟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以上歷叙子隆恩遇不悟滄溟未

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葦。輕。舟。反。溯。弔。
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召。以。上。方。叙。內。惟。待。
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
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
犬。馬。之。誠。

纏絲雅麗六代佳篇

謝眺玉階怨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謝眺金谷聚

渠。枕。送。佳。人。玉。杯。邀。上。客。車。馬。一。東。西。別。後。思。今。夕。

謝眺同王主簿有所思

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

謝眺王孫遊

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吳均與宋元思書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嶂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吳均與顧章書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谿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峰限日。幽岫含雲。深谿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嘯。英英相雜。縣縣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簡澹高素。掃除浮豔。北朝酈道元之水經注。清代洪亮吉之卷菴閣乙集文字皆依此種。

庾信謝周明帝賜絲布等啟

臣某啟。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靈臺之中。吹塵視甌。懟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以上敍平王人忽降。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

雲幾斷。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薺麥將枯。山靈爲之出雨。以上以
寫今日。况復全抽素繭。雪板疑傾。併落青鳧。銀山或動。以上二語是
之賜。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年。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
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
德之蚺明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以上
數行合。杼謝悃謹啟。

文采煥然。仍自條理秩然。駢散文之消息。固自兩兩相通。
庾信重別周尙書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

戀戀故國之音

瑯琊王歌辭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劇於十五女。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彊。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柏長。

讀之增長愛國觀念

李波小妹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尙如此。男子安可逢。

古代女子何嘗文弱

斛律金敕勒歌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孔紹安落葉

早秋驚落葉。飄零似客心。翻飛未肯下。猶言惜故林。

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墨檄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以上武之醜行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以上武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鸞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以上略頓一筆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以上說是用

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山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言以上正言起兵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以上動之以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以上告之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一坏二語固自膾炙人口。然起首一偽字結末一誰字亦覺詞嚴義正咄咄逼人。

駱賓王在獄詠蟬有序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廳事也。有古槐數株焉。雖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樹而聽訟。斯在卽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陰。秋蟬疏引。發聲幽息。有切嘗聞。豈人心異於曩時。將蟲響悲於前聽。嗟乎。聲以動容。德以象賢。故潔其身也。稟君子達人之高行。蛻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靈姿。候時而來。順陰陽之數。應節爲變。審藏用之機。有目斯開。不以道昏而昧其視。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喬樹之微風。韻資天縱。飲高秋之墜露。清畏人知。僕失路艱虞。遭時徽纆。不哀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聞螻蛄流聲。悟平反之已奏。見螳螂抱影。怯危機之未安。感而綴詩。貽諸知己。庶情沿物應。哀弱羽之飄零。道寄人知。閔餘聲之寂寞。非謂文墨。取代幽憂。

云爾。

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沈。無人。信。高潔。誰爲。表。予心。

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

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以上敘事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

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

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以上鋪寫景物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

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儵出水。

白鷗。矯翼。露溼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

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賦黃蘗

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詩情畫意與建安書札格韻又別

王維臨高臺送黎拾遺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李白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以上泛泛說起。落筆便有仙氣。况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

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以上拍到題。羣季俊秀。皆爲

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

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篇幅短而格韻長總由其胸次高奇之故

李白玉階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幃。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

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後作

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杜甫前出塞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杜甫後出塞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邱。召募赴薊門。遇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

子美出塞諸作饒有尙武精神

元結大唐中興頌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

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以上言祿山之變。明皇狩蜀。天將昌唐。繫曉我皇。匹馬

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

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關

天開。蠲除。祲災。瑞慶大來。以上言收復兩京。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頌詞三句爲韻本李斯之罘泰山諸銘文骨蒼堅亦復神似秦漢人作

韓愈諱辨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以上略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蘆之類是也。引上雜律今賀父名晉

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澣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以上辯駁透快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

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行。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以上逐層收轉

透快而仍自渾融。末段爲通篇最警處。

韓愈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大小。咸臣順於朝。時

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

以上叙有唐故事

元和睿聖文武皇帝

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

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

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

以上叙憲宗新詔

由是殷侯侑自太

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

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天下兒女情長者必英雄氣短。執盞數言是文中見精神處。

韓愈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輛。道旁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以上叙二國子疏事引起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

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以上將少尹

余忝在公鄉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

輛。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

其事爲傳。繼二疏踪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

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

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

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以上又將二疏與

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

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

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

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以上就歸其

鄉意作贊

致仕歸田極尋常事妙在尋出佐證左縈右拂便自神采奕奕

韓愈送王含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于是有託而逃焉者也。以上解作記者之深意若顏

氏子操瓢與箎。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尙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之不遇也。讀以上自言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

不績。在庭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以上言其子孫不遇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括以上總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

我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拈一醉字作波瀾通體。丰神蕩漾。幾欲御風而行。

韓愈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

以上爲荆軻望諸君伏筆

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

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

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以上

縱筆是開筆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

吾子之行卜之也。

以上折筆是合

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

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

可以出而仕矣。

以上明董邵南之不當往

唐自中世河北藩鎮最橫。昌黎此篇不獨諷勸董生之不往。兼以

譏切藩帥之不臣簡嚴婉微節短韻長

韓愈答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以上自叙窮困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以上叙竇之才望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

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以上敘己之不忍卻寶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以上敘寶己之當諒己

末數語最奇警

韓愈答呂鑿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

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
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以上說己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
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
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
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
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以上說今之世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
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
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
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
所爲。少安無躁。以上折轉作收使

或褒之。或貶之。若譽之。若嘲之。此種人宜如此對待。

韓愈履霜操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爲。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於野。履霜以足。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無悲。

渾然天籟之音。惻然風人之旨。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爲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柳宗元桐葉封弟辯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以上虛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虛一斷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

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以上層層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蹶蹶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以上揭出正論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據理斷案正意在吾意周公輔成王數語

柳宗元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

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

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以上虛按一筆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

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

得而並也。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

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

是爲典可乎。以上旌與誅無並行之理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

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

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

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

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

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

不暇而又何誅焉。以上言旌則不宜誅旌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

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

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以上

言誅則不宜旌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

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

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脇弱而已其非

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

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

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

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以上言當引經斷獄且夫不忘讎孝也

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

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以上側重不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宜旌不宜誅是本意。卻先以旌誅不宜并用立說。貌平意側。文法最老。文筆最靈。

柳宗元送薛存義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滸。以上畧叙送別事。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

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民以上通論吏職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義以上言存職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以上仍收專制之世。告以民爲主而官爲備之義。亦可謂莽莽昏霧中放一線光明之作矣。

柳宗元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邨者以百數。黃溪最善。以上揭出黃溪

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齧。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鷓。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以上雜叙黃溪景物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

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以上專叙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幽峭

按柳州游山水諸記大抵胎息史漢莊子水經注者居多如此篇以百數永最善云云袁家渴記莫若鈞鐻潭云云仿西域傳

文法也愚溪詩序茫乎不達昏然同歸云云始得西山宴游記意有所極夢亦同趣云云摹漆園書筆意也其它儷詞雋語則與鄙書爲近

柳宗元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鐻。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以上揭出袁家渴而釋其名義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

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枿石楠。梗檣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鞦韆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芬蘄香氣。衝濤旋瀨。退貯溪谷。搖颺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以上寫景工絕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雋逸

柳宗元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

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以上寫景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以上發議論而仍作疑筆妙甚

奇關

柳宗元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白居易畫竹歌并引

協律郎蕭悅善畫竹。舉時無倫。蕭亦甚自秘重。有終歲求一竿一

枝而不得者。知予天與好事。忽寫一十五竿。惠然見投。予厚其意。高其藝。無以答貺。作歌以報之。凡一百八十六字云。

植物之中。竹難寫。古今雖畫。無似者。蕭郎下筆。獨逼真。丹青以來。唯一人。人畫竹。身肥擁腫。蕭畫莖。節節竦。人畫竹。梢死羸垂。蕭畫枝。活葉。葉動。不根而生。從意生。不笋而成。由筆成。野塘水邊。碕側。森森。兩叢。十五莖。嬋娟不失筠。粉態蕭颯。盡得風煙情。舉頭忽看不似畫。低耳靜聽。疑有聲。西叢七莖。勁而健。省向天竺寺前。石上見。東叢八莖。疏且寒。憶曾湘妃廟裏。雨中看。幽姿遠思。少人別。與君相顧。空長歎。蕭郎蕭郎。老可惜。手顫眼昏。頭雪色。自言便是絕筆時。從今此竹尤難得。

蕭悅之畫後世不傳。微香山此詩。幾乎湮沒矣。詩筆筆寫生句句。

欲活當與畫同爲唐代美術家

皮日休請孟子爲學科書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以上推尊孟子一書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沒沒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以上揭出孟子所以不傳之故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以上又表章孟子數語今有

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以上借莊列之流弊闡發孟子應升學科之由。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言者。

孟子一書民貴君輕之談。良臣民賊之辨。深合於今日之共和政體。民國主義而表章之功。實自龔美始。尙在宋儒以前。學者不可不曉。

張九齡賦得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崔國輔小詩

遣。卻。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旁。情。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忍。著。
王。之。渙。登。鶴。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身。分。何。等。高。尚。胸。次。何。等。空。闊。

李商隱樂游原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賈島劍客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嘗。試。今。日。把。示。君。誰。有。不。平。事。

俠氣

王禹偁黃岡竹樓記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

以其價廉而工省也。竹樓著筆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藁莽荒穢。因

作小樓二閒。與月波樓通。所以上說到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闔遼夔。

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

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

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

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

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竹樓皆景狀彼齊雲落星。高

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於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

不取。以上畧引吾聞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

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滌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以上別有感慨餘韻鏗然

處處切定竹樓。乃不浮泛情韻幽清。猶其餘事。

范仲淹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以上二句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

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

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以上兩兩對舉總發明相尙以道意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先生一側入嚴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而使以下數語不但賓主分明。抑且化板爲活。文家須曉此義。

歐陽修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以上通篇主意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

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

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

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

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層以上一層轉進一層用意愈倂愈緊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以上一句拍合入題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

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以上將起意再行推闡首尾一線

深於女禍是主意筆勢則紆徐曲折極妍盡致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以上一篇大意已見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

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以上揚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

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以上抑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以上揭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以上推廣言之。含毫渺然。

俯仰揖讓學太史公而得其神

歐陽修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

遊其間。

以上叙作亭緣起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

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

音滾去聲。从目。不从

日。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

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

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

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以上追叙往昔事。極力反偏。豐樂二字。

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

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

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

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

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以上實叙豐樂

神韻悠然實專爲豐樂二字極力摹寫

按李景南唐中主皇甫暉姚鳳皆南唐大將

歐陽修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

寓之酒也。以上叙亭名所自始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以上叙四時之景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誼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其

中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以上叙宴之樂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以上折入太守

結作

連用二十餘也。字文法本之易說卦傳爾雅釋詁諸篇。

歐陽修秋聲賦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以上連下三喻虛狀秋聲余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余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澹。烟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

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以上實寫秋聲已畢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

又兵象也。於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

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

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以上又細寫秋之為義嗟乎。草木無情。

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以下四句起下數層是作賦本意百憂感其心。萬事

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

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黧然黑者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

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以下結出悲秋正旨童子莫對。垂

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以上餘波

前賦秋聲後寫本意凜乎怨秋之懷溢於言表

歐陽修遠眺

山色無遠近。看山終日行。峰巒隨處改。行客不知名。

蘇洵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爲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之所見。而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上以遭上縲上斂上木上之上遭上際上不一。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

人之所薪。而後得至於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以上說入假山與然
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
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莊栗刻削。
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
其有所感也。夫。以上別出一意作結

么麼小題意義層出此格自蒙莊得來

蘇軾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
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
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
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

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以上責備賈生咎由自取

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

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

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

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

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

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

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以上引孔孟事以責賈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

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

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

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

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
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
而。遽。爲。人。痛。哭。哉。以上替賈生畫謀設策 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
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
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
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以上斷定賈生 古。之。人。有。
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
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
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
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
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以上又責漢文不善用才

志大量小才有餘力不足二句可爲賈生一生定論中間按時勢以立言亦非苛刻之說

蘇軾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以上案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以上斷

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以上代籌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

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以上當去之故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

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以上重文疊義。以申言之。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以上翻轉一筆作結。

祇恨其不早一語是主意通體皆闡明此四字

蘇軾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以上

始而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而儒晚乃遯於

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

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

謂之方山子。以上終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

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

故。俛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名以上點出姓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時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以上推原儒而隱必有自得處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污。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將俠儒隱三義順叙逆溯饒有神致

蘇軾前後赤壁賦

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以上風月二字是一篇主腦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

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以上賦領受此風月者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以上引昔

詩。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以上指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以上設爲客談。以下文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

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言 答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一片空濶了悟頗與哲理相通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臬。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以上寫續游之緣起。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

攀栖鶴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以上游畢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也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臬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吾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余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以上

借鶴與道士
寫曠達胸次

坡公平生文學得力國策莊子居多故諸策論皆縱橫之遺而此兩賦契南華之旨

蘇軾鶴歎

園中有鶴馴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鶴有難色側睨予。豈欲臆對如
鵬乎。我生如寄良崎孤。三尺長脰閣瘦軀。俛啄少許便有餘。何至以
身爲子娛。驅之上堂立斯須。投以餅餌視若無。戛然長鳴乃下趨。難
進易退我不如。

借物抒懷中四句作鶴語奇絕

蘇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華青葉冬不枯。垂黃綴紫煙雨裏。特與荔支爲
先驅。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
是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雲山得伴松檜老。霜
雪自困檣梨麤。先生洗盞酌桂醕。冰盤薦此頰虬珠。似聞江鱸聽玉
柱。更洗河豚烹腹腴。我生涉世本爲口。一官久已輕蓴鱸。人間何者

非夢幻。南來萬里眞良圖。

首句坡公自注謂楊梅盧橘也江鱸二句公自注謂荔枝厚味高
格果中無比惟江瑤柱河豚魚近之耳

蘇軾蝸牛

腥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

爲貪得無厭者痛下箴砭

王安石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
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
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
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以上通論改過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

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言以上謂人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以上用譬喻入妙

說理甚精。辯才無礙。此文當與退之諱辯子厚桐葉封弟辯並觀。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以上叙事。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以上斷案不然。擅

齊之疆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申明其意

尺幅中具尋丈之勢

王安石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棧。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符以上言真宗好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好符上言仁宗不則知因

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以上即大邱
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
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以上題芝。一。也。或。貴。於。
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
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以上感士之
遇不遇寄慨

記芝閣而不僅及芝語意注重在治道人才上

王安石梅花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

曾鞏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予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予。稱蜀之士曰。黎生

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儁偉。善反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以上敘二生帶說蘇君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爲贈。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耶。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以上敘黎生之言又帶入安生予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予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予之迂爲善。

則有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以上拈字反

覆推

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以上仍繞回蘇君作結自成篇法

回環宛轉若自嘲而實自負

汪藻爲隆祐太后草詔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旣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祏。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鄰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以上指張邦昌及以衰癯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以上隆祐自敘緬懷

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狗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尙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以上册尙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不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

按此爲册高宗登極作故有康邸舊藩之語。此時尙未正張邦昌罪故有舊彌臨朝之語。詞義謹嚴。運用精切。

陸游京口唱和序

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番陽守來省。太夫人於潤方是時。予爲通判郡事。與無咎別蓋逾年矣。相與道舊故。問朋友。

覽觀江山舉酒相屬甚樂。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郎
徵念別有日乃益相與遊。紀以上事遊之日未嘗不更相和答道羣居之
樂致離闊之思念人事之無常悼吾生之不留又丁寧相戒以窮達
死生毋相忘之意其詞多宛轉深切讀之動人。以上述情嗚呼風俗日壞
朋友道缺士之相與如吾二人者亦鮮矣。凡與無咎相從者六十日
而歌詩合三十篇。然此特其略也。或至於酒酣耳熱落筆如風雨好
事者從旁掣去他日或流傳樂府或見於僧窗驛壁恍然不復省識
者蓋又不可計也。以上序詩潤當淮江之衝予老益厭事思自放於山巔
水涯與世相忘而無咎又方用於朝其勢未能遽合則今日之樂豈
不甚可貴哉。予文雖不足與無咎並傳要不當以此廢而不錄也。以上
惜別二月庚辰笠澤陸某務觀序。

看似小品而筆姿伸縮變化不懈而及於古

陸游雲安集序

濟南治歷城。漢故縣也。帶灤水而表歷山。其山川雜見於春秋。孟子史記諸書。舜之遺迹。蓋至於今。可考。士生其間。多通儒名卿秀傑之士。而以筆墨馳騫。相高往。往多清麗雄放。警絕之詞。與山川稱。若今夔府連師王公是已。以上因地以及人公自少時寓祕閣。直晚由尙書郎長

三院御史。出牧於夔。實督硤中十五郡。資忠厚。故政令簡。心樂易。故

民夷親。乃因暇日。登臨矚望。徘徊太息。弔丞相之遺祠。想拾遺之高

風。醉墨淋漓。放肆縱橫。實爲一代傑作。以上由政以及學顧夔雖號大府。而

荒絕瘴癘。戶口寡少。曾不敵中州。一下郡。如某輩。又以憂患留落。九

死之餘。才盡志衰。欲強追逐。公後而不可得。向使公當承平時。爲并

爲雍爲鎮爲定。盡得四方賢士大夫以爲賓客。相與覽其河關之勝。以騁筆力。則公衆作森列。豈特此而已哉。以上就夔地生波瀾雖然是猶未也。必極公之文。弦歌而薦郊廟。典冊而施朝廷。然後曰宜。今乃猶嘯詠於荒山野水之濱。追前世放逐羈旅之士而與之友。雖小夫下吏。或幸得之於庠。是可歎歎。以上因牧壘致感慨公以乾道七年八月移牧永嘉。行有日。奉節令右從政郎普慈安高衷公在郡文章若干篇。爲雲安集。且屬通判州事左承議郎山陰陸某爲序。十月二十六日序。

切定雲安二字著筆風神駘宕氣息深純

陸游柳橋晚眺

小浦聞魚躍。橫林待鶴歸。閒雲不成雨。故傍碧山飛。

元好問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

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

焉。以上泛論秦地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洛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

時紈綺氣未除。沉涵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

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

色津津然。動於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予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

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

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伸眉高談。脫屣世事。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

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以上說到游秦與秦人交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

不若二三君之便於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

今夫世俗。愜意事如美食。大官高賞。華屋皆衆人所必爭。而造物者

之。所。甚。靳。有。不。可。得。者。若。夫。閒。居。之。樂。澹。乎。其。無。味。漠。乎。其。無。所。得。
蓋。自。放。於。方。之。外。者。之。所。貪。人。何。所。爭。而。造。物。者。亦。何。靳。耶。行。矣。諸
君。明。年。春。風。待。我。於。輞。川。之。上。矣。以上送秦人

風神瀟洒佳在切定秦中不泛作送人序

薩都刺過高郵射陽湖

飄。搖。樹。梢。風。淅。瀝。湖。上。雨。不。見。打。魚。人。菰。蒲。雁。相。語。

劉基司馬季主論卜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
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帝音吾聞之。蓄極則洩。闕極則風。
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
教焉。以上問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以上答詞東陵侯

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復以上問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復以上答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蠶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以上至理名言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春一秋。物故者新。激湍之下。

大致摹屈子卜居篇筆意

宋濂秦士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紫稜。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鼻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睡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纏纏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

問。彌索酒。被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彌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以上叙彌未遇時之勇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彌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闈卒不爲通。彌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摔入。欲鞭之。彌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彌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

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彌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彌至。衆槊並進。彌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煙塵瘴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彌。彌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以上叙彌既遇時之勇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彌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以上叙彌之遇而不遇徒以勇聞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分兩段皆用加一倍寫法筆力飛動

王守仁答毛憲副書

昨承遣人諭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彝與之爭鬪。此自諸彝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以上言謝之無因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恥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

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以上言謝凡禍福

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

不在。雖祿之萬鍾。爵以王侯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而其忠信禮

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

之微乎。別以上言意中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

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

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

取之。則不可謂無感。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

蠱毒而已。爾魑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以上言意中

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

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以上原諒

陽明學道有得人品自然高尚卽論文格亦竟磊山嶽奇

王守仁瘞旅文

維正德四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字。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塲。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哭。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噫。吾與爾猶彼也。二童閔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以上寫瘞旅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塲驛丞

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胡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胡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勝其憂者。夫衝冒霜露。扳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然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耳。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

三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生復爲爾悲矣。以上祭文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遇兮。莫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參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尙爾隨兮。道傍之冢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餐風飲露無爾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以上歌辭

此先生謫官時作蓋卽白香山作琵琶行意特香山才人故多鍾

情之語先生學人故多見道之言

許獬古硯說

余家有古硯。往年得之友人所遺者。受而置之。當一硯之用。不知其爲古也。已而有識者曰。此五代宋時物也。古矣。宜謹寶藏之。勿令損毀。予聞諸言。亦從而寶之。不暇辨其爲真五代宋與否。雖然。斯物而真五代宋也。當時人亦僅以當一硯之用耳。豈知其必不毀。必至於今而爲古耶。蓋至於今而後知其爲五代宋也。不知其在五代宋時所寶爲周秦漢魏以上物者。視此又奚如乎。而又不知其以周秦漢魏以上物視周秦漢魏以上人。其人自視又奚如。以上從五代宋三字用意人見世之熙熙者。沉酣於紛華綺麗之樂。奔走於權貴要津之門。褰裳濡足。被僂辱而不知羞。於是有一人焉。出而矯之。卓然以道自重。以澹

泊。自。守。以。古。先。琴。書。圖。畫。器。物。玩。好。自。娛。命。之。曰。好。古。故。凡。名。能。好。古。者。必。非。庸。俗。人。也。古。者。一。將。好。揚。以。其。非。庸。俗。人。之。所。好。則。庸。俗。人。亦。從。而。效。之。于。是。士。之。射。利。求。進。者。必。窮。極。其。所。無。以。詔。事。權。貴。要。津。權。貴。要。津。亦。時。出。其。所。有。以。誇。士。而。士。之。慕。爲。古。而。不。知。務。者。亦。每。與。世。競。逐。必。盡。效。其。所。有。而。後。快。噫。嘻。是。非。真。能。好。古。也。特。與。庸。俗。人。同。好。而。已。古。者。一。抑。好。夫。既。與。庸。俗。人。同。好。矣。而。猶。嘒。嘒。然。竊。好。古。之。名。以。求。自。異。於。庸。俗。不。知。其。名。則。是。而。其。意。則。非。吾。之。所。謂。好。古。者。學。其。道。爲。其。文。思。其。人。而。不。得。見。徘徊。上。下。庶。幾。得。其。手。澤。之。所。存。而。觀。玩。焉。則。恍。然。如。見。其。人。也。是。以。好。之。而。不。厭。故。夫。古。之。爲。好。者。非。以。其。物。以。其。人。也。如。以。其。物。而。已。矣。今。亦。何。以。異。於。古。哉。夫。苟。不。惟。其。物。惟。其。人。則。吾。亦。可。以。爲。古。人。矣。安。知。千。百。世。之。下。不。以。

好古者好吾乃必舍其在吾而惟古之好亦已惑矣。以上句句轉筆
筆變極感慨淋
致漓之予觀今世之所好大率類是蓋所謂名是而意則非者也不能
盡述述其近似者作古硯說

事 一小物耳寫出如許大道理發出如許大議論用筆矯變猶其餘

唐順之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明開霽則河水
增高四五尺矣予與褚生泛小舸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
湖之思因咏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
幾見之。以上問
間引起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鬪則逞技於獫狝射
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之間方以爲榮而

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豢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遯。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秦以上切予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諸人並列。隱逸傳中。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兼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其所以爲至也。嘻噫。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爲之一笑。遂書以示褚生。

志趣高尚詞旨蒼涼

宗臣報劉一文書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

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書語略辨且今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候權者之門。門者故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人又不卽出見。立廡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袖。卽飢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來。卽明日又不敢不來。夜披衣坐。聞雞鳴。卽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之。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

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然後命吏納之。則又再拜。又固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卽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卽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以上曲形醜態如畫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卽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褊衷。以此長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而已。長者聞之。得無厭其爲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

者甚厚。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卽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黃昏乞憐白晝驕人情狀寫來直如禹鼎鑄奸溫犀燭怪 按篇中云云蓋指嚴分宜

陳子龍雜詩

墓門有惡木。鴟鴞巢其巔。同茲雨露潤。不與百卉妍。性質固自殊。大造安能遷。我行適見之。中心懷憂悵。利斧雖在手。斬伐無此權。去去保芳潔。願言藝蘅荃。

此明季陳臥子先生寓言也蓋亦刺當時小人之附闖黨者
錢謙益送張處士恩任赴遼東參謀序

遼左自佟夷作難。破城喪師。勢如燎毛。中外惴惴焉懼寇至之無日。

余嘗與張君任甫私憂之。君曰：是不足憂也。口未嘗勝。我未嘗負。城

未嘗破。而師未嘗喪也。以上總起夫所爲破城者，臨衝交加，樓櫓相望。魚

爛肉薄，而不能支之謂也。撫順之陷也，以間。開原之失也，以潰。口

未嘗攻。我未嘗守也。何名爲破城？以上申明所爲喪師者，行陣撐壓。

矢石檣拒，轍亂旗靡，而不能軍之謂也。渾河之敗也，以輕進。四路

之敗也，以中制。口未嘗戰。我未嘗陣也。何名爲喪師？以上明師我誠

激厲士心，蒐討軍實，用束伍之法，講火攻車戰之制，守必固，戰必克。

遼以東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余蓋心壯其言而未敢以語人。以上

頓畧今年春，經略袁公列疏於朝，稱道君生平，願得君布衣參軍事。不

煩以職。天子可其奏，乃撰書詞，具馬幣，再拜遣使者以請於君。君慨

然拜命，告行于余。以上敘張余執爵而言曰：君行矣。君所以策遼者，

故無出於昔之告余者矣。雖然，余竊爲袁公賀也。以上預伏劇孟、雒陽博徒耳。吳楚之際，亞夫得之，如一敵國。張元、吳昊之徒，曳石署書，以撼中國，而卒棄之爲西夏用。布衣處士之能爲人國重輕，何如也。國家疆場之事，往往用文臣爲大帥，文法之吏，不能求得文武士于幕下，卽間得之矣。或掣其肘，或枳其足，不能用也。韓襄毅之用陶魯也，小吏也。王文成之用龍光，冀元亨也，一罷吏，一老儒也。胡襄懋之用蔣洲，陳可願也，兩游間書生也。此三公者，獨非文臣哉。其亦明于帥道也矣。遼左之事，三易帥而得袁公。袁公之爲經略也，甫受事而得君，以布衣薦之天子，不敢羅致幕下。如唐節鎮之爲，其視夫獨智予聖，奮臂怒視而不能得一士之用者，又何如也。君旣至，拜公於軍門。其以前爲余言者，副公之所委重，以余後所語君爲吾致賀於公。

也。

以上回應
中段云云

君生平以布衣處士自命。天子亦以布衣命君。布衣之

命于天子。自君始也。余援昌黎石洪之例。稱曰處士。亦史家之詞云

耳。夫唐之處士所爲羅而致之。幕下者。其于君固未可同日而語也。

備述明末遼東兵事。覺與近此中日之戰情形彷彿。文亦曲折紆

餘雅有風度。按篇中作口者。疑卽虜字。夫北謂南爲島夷。南謂

北爲索虜。古世中國文人陋習。大抵皆然。方今大同世界無所用

其忌諱。似宜寫作敵字爲是。

錢謙益耦耕堂記

萬歷丁巳之夏。予有幽憂之疾。負疴拂水山居。孟陽從嘉定來。流連
旬月。山翠濕衣。泉流聒枕。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亡何。孟陽
有長治之役。卒卒別去。予遂羈縲世網。跋前疐後。爲山中之逋客者。

十有餘年矣。天啟中。予遭鉤黨之禍。除名南還。塗中爲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帶月相看並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之不早也。以上追述訂約與中間負約之故世故推移。人事牽輓。匹夫硜硜之節。不能自固。咎譽錯互。構扇旁午。殘生眇然。不絕如縷。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撞。長爲山中之人。而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予深幸夫迷途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於孟陽。以耦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予與孟陽。遭逢聖世。爲太平之幸人。其所爲耦耕者。蓋亦感閒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於蔡葉之間。歎滔滔以沒世。羣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以上詳叙名堂之然亦有不能無慨然者。予之得交於孟陽也。實以長蘅。長蘅與

予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粗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髣髴淵明南村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願爲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爲息壤矣。荏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灺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蘅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眞不可把玩。山林朋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祿也。予之得從孟陽於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以上俯仰今昔愴懷沒存蒲田宋比王。予三人之友也。爲作八分書以扁於堂。而予記其語於壁間。世之君子過而覽焉。其亦有如予之慨然者乎。崇禎三年錢謙益記。

淒清紆軫韻致動人

龔鼎孳潭影堂詩序

余與虞桓諸子訂交在庚午之歲。余方垂髫。握槩鉛。從兩叔父後。而虞桓亦以弱冠籍甚諸生間。是時江淮南北。宴然無事。閩左斑白之老。不見兵革。吾等八九少年。朝於深柳園亭。而夕於廣化精藍。疏樹高梧。晨鐘暮梵。弦誦歌呼。無間風雨。酒酣顧視。意氣颯然。橫絕四海。以上承平曾幾何時。干戈滿眼。向所謂讀書游息之地。既已蕩爲昆明劫灰。而塵海飄零。歲月如流。吾亦冉冉其將老矣。以上喪亂今年初秋。與虞桓相聚於桃葉渡頭。笛牀屐齒。衡宇相望。夜闌燈炮。各如夢寐。虞桓風采精悍。不減疇昔。謂必當焚舟絕棧。以張吾軍。而屢反棘門。慨然投筆。因出其近詩數種示余。率皆原本性情。獨標風格。含顏吐謝。婉麗蒼深。颯颯乎正始之音。雜之開元大歷中。不易辨也。記丁亥春日。

樓中擊鉢鬪題。競工險絕。虞桓每一詩成。輒奪五花之簞。座客十年。升沈殊致。青松白石。古人以重素交。吾兩人抽序心腹。白首如昨。一歲三臺。不敵古人酒歌之樂矣。以上序述作詩始末。虞桓平生負經世大志。嶽折角。自其弱冠時。已蔚有壇席重名。吾黨之士。敦槃恐後。乃其排解紛難。若魯仲連。好言王霸大畧。若王景略陳同甫。而篤於風義。不侵然諾。有任安朱穆之遺烈焉。彈琴環堵之居。到門萬里之客。束脩韋布。著書滿家。古所稱骨鯁大儒。巋然裕公輔之器者。庶幾近之一旦。乘時登用。爲斯道羽儀。如昔人召見殿上。言天下大事。我知虞桓必不爲公孫宏曲學阿世。徒以通經取宰相封侯。遂自愉快也。蓋吾社諸子。少長砥礪。不敢苟同流俗者如此。區區聲韻之學。烏足以窺

虞桓素所蓄積哉。

以上推論
虞桓生平

融情景於一家合駢散爲一格是清初風尙是定山本色

侯方域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媿。僕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然。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以上言馬不貴泛駕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卽讀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以上言文必貴樸潔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於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則以其求之於僕者。而益誠求之於古。

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呼！果年少有餘於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以上拈一求字推廣言之

斂才就範於壯悔堂集爲別調文字似學昌黎小品

侯方域陳將軍二鶴

沙隨李氏有二鶴焉。叅之有年矣。李氏宦於湖湘之間，盡載其室帑。

與其財貨器幣以行，而遺鶴。以上言鶴本李氏物陳將軍者聞之而歎曰：鶴之

不遇也。有如此夫。顧謂其門下客有能知鶴者乎？其偕之以來，既而

曰：是黷鶴也。吾尤李氏而黷焉。其庸愈乎？乃遣使者唁之，而告以其

所以待鶴者。明日而使返。又明日而鶴至。至則館於其堂之廡。召

匠氏新其宇焉。而命執事者致餼，必專必潔。是日也，考鐘代鼓。陳清

商之樂，大讌其客於堂上。享其士於堂下。曰：吾以慶夫鶴也。以上言陳之優

鶴待酒方酣。其從事劉子曰。昔燕昭王築黃金之臺。以好馬也。而馬果畢至。今公之所以延鶴者至矣。將華亭之大姓。遼東之貴族。吾且見其引領接翼而至也。雖然。公帥臣也。職在選鋒而養士。以佐天子開疆土。除暴亂。不宜以山林隱逸之事自近。若移其所以養鶴者。養士庶吾軍其振乎。以上言士當與鶴同侯子曰。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夫鶴者天下清虛之物也。寡欲而省費。故可以高入隱士之禮致也。世之戰士皆驍雄勁悍之徒。彎弓陷刃。目不瞬而色喜。吾一旦欲得其力而效之於死。是必閒居則美妻妾。厭粱肉。六博羣飲。仰天而歌。烏烏養以有餘之財。而作其感恩之氣。然後報其主而不叛。吾未見其可以虛數致也。故子之帥以其求鶴者求士。士未嘗不至。若遂以其養鶴者養士。吾恐士之聞風而來者。將掉臂而去也。甚哉子之闇於養士也。

以上言鶴。將軍大悅。避席再拜曰。敬受教。微公之言。吾幾失士矣。顧謂二鶴舞而侑觴。因相與劇飲。皆大醉。堂下之士有泣者。以上仍歸宿到士。亦似效昌黎雜說用意注重在養士。

侯方域管夫人畫竹記

曹州余尉。出畫竹一軸。以示余曰。此元管夫人所作也。出自大內。明亡後。遊燕市而得之。嗚乎。余聞書畫之在大內也。中貴人掌之。玉其積而金其緘。而猶誌之以別璽。曰秘閣之寶。今出自天子之宮。而入尉之手。廢興之故。可以感矣。然方其在大內也。雖玉積而金緘。而天子倦萬幾。或終歲不觀。暇則妬寵工媚者。各趨而前。書畫不能以其落莫爭也。雖中貴人掌之。而彼日徒營爲酒食醉飽。則鬪雞馴貓。亦不知觀。而天下之文雅鑒賞者。固雖欲觀之。而秘閣禁嚴。不能到也。

是終無由見知於世也。方且眞僞雜而美惡溷，不過榮其外而已。尉乃鑒之，別之。愛之重之，與天下之有識者更拂拭而贊歎之。故天下之物，有不必榮於天子之宮，而絀於尉之手者，嗚乎！遇合之道，誠難與俗人言也。以上卽尉字用意寄慨無窮尉又云：今太保宋公嘗見而欲得之，詭

辭以歲久剝落，將入吳中求國工裝之，以獻。時尉方求補官，舍於太保之館，因遂逡巡以去。其後數見太保，輒問曰：畫固在乎？曾求國工治裝乎？言之而笑。尉終不獻。太保亦不更索也。嗚乎！尉誠高矣。若太保者，不具論儻亦所謂不貪爲寶者乎？紀以上余嘗觀之其絹細密有堅致，非近世所能爲。竹瀟灑神韻，旁有石歷落而遠，其爲管夫人作無疑。管夫人者，趙文敏之妻也。文敏以宋宗姓，仕元爲顯官，今所傳者，翰墨滿天下，豈當時矜重而求索，不獲辭耶？抑文敏夫婦借以寫

其○彼○黍○離○離○之○感○耶○何○其○有○閒○情○而○爲○此○也○然○當○時○仕○之○以○顯○官○矜○重○其○翰○墨○而○卒○使○之○消○遣○於○藝○事○不○憂○不○戚○夫○婦○偕○老○嗚○乎○當○時○之○所○以○待○勝○國○者○厚○矣○凡○此○皆○其○可○記○者○也○以上就管夫人三字著筆寓感彌深余因爲之記。

朝宗生有明鼎革之際故末段頗寓身世滄桑之感通體風調亦佳 按管爲趙孟頫之妻工畫竹常以淡墨筆寫之與子昂之馬當世稱雙絕

沙張白市聲說

鳥之聲聚於林。獸之聲聚於山。人之聲聚於市。是聲也。蓋無在無之。而當其所聚。則尤爲龐雜沸騰。令聽者難爲聽焉。今人入山林者。聞鳥獸之聲。以爲是天籟適然。鳴其自樂之致而已。由市聲推之。鳥知

彼羽毛之族。非多求多翼。曉曉焉銜其所有。急其所無。以求濟。夫旦夕之欲者乎。引以上以鳥聲京師土燥水澀。其聲增以眩。鬻百貨於市者。類爲曼聲高呼。誇所挾以求售。肩任擔負。絡繹孔道。至於窮墟僻巷。無所不到。傳呼之聲相聞。蓋不知幾千萬人也。祁寒暑雨。莫不自晨迄暮。不肯少休。抗喉而疾呼。以求濟。其旦夕之欲耳。苟謂鳥之呼於林獸之呼於山。皆怡然自得。一無所求。而人者獨否。是天之恩。勤羣類。予以自然之樂者。反豐於物而靳於人。此亦理之不可信者也。以上以市聲然使此千百萬人者。厭其勤。苦世自悔。不鳥獸若。盡棄其業。而他業焉。將京師之大。閭然寂然。不特若曹。無以瞻其生。生民之所需。疇爲給之。此又勢之必不可者矣。以上設言顧使其中有數人焉。恥其所爲。而從吾所好。則爲聖賢。爲仙佛。爲貴人。爲高人。何不

可者。吾惜其自少。至老。日夕。爲抗喉疾呼。而皇皇於通路以死也。甚矣。市聲之可哀也。以上言市聲可哀雖然。市者聲之所聚。京師者又市之所聚也。攬權者市權。挾勢者市勢。以至市文章。市技藝。市恩。市爛。市詐。市面首。市顰笑。無非市者。銜其所有。急其所無。汲汲然求濟其旦夕之欲。雖不若市聲之嘒嘒。然而無聲之聲。震於鐘鼓矣。甚且暮夜之乞憐。無聲中庭之相泣。無聲反不若抗聲疾呼者之爲其事而不諱其名也。君子之所哀。豈僅在市聲也哉。以上推類至盡嗟乎。有鳳凰焉。而後可以與百鳥之聲。有麒麟焉。而後可以諧百獸之聲。有聖人焉。而後能使天下之人之聲。皆得其中。終和且平。而無噍殺囂凌之患。四靈不至。君子所爲至慨也。若曰。厭苦人聲。而欲逃之山林。以聽夫無所求而自然之鳴焉。是鳥獸同羣。而薄斯人之吾與也。以上曲終奏雅

言中聲
之難得

後幅感慨歎歎是一篇注意處通體借鳥聲形容取徑亦幽隲

汪琬計甫草中州集序

信乎文之以好游而益工也。予友計子甫草來京師。出其中州所作書序記銘五七言雜詩若干篇。予受而讀之。而爲之三嘆也。蓋甫草自春徂秋。徧游大河之南北。其車轍馬蹄之所及。率皆明季時戰爭舊壘也。故其戈頭矢鏃。陰燐遺骸。往往雜出於頽垣埜田。荒煙蔓草之中。見之者。恒有蒼涼壯烈憤然不平之餘思。則其爲道途逆旅。諸作也。宜其多彷徨而悽惻。以上河北踰河涉洛。遙望嵩山少室。蘇門之磬秀。其間長林修竹。飛瀑清湍。綿亘而不絕。至於菟園雁池。銅臺紫陌之旁。日落風號。狐嘯而鷗嘯。雖欲問梁孝王之驕侈。曹氏之雄豪。意

氣。而。眇。乎。遠。矣。則。其。爲。登。臨。懷。古。諸。作。也。宜。其。多。幽。峭。而。深。長。河。南。以。上。
所。遇。賢。士。大。夫。與。夫。王。孫。貴。胄。下。豎。酒。人。俠。客。賣。漿。屠。沽。之。徒。薶。名。
更。姓。者。猶。不。失。中。原。文。物。之。遺。焉。幸。得。追。隨。其。步。趨。而。相。與。上。下。往。
復。其。議。論。無。不。動。心。駭。魄。可。歌。可。涕。則。其。往。來。贈。答。宴。飲。別。離。諸。作。
也。宜。其。多。激。昂。沈。鬱。而。出。之。以。頓。挫。以。上。總。叙。然。則。甫。草。所。作。之。工。蓋。至。
是。而。蔑。以。加。矣。昔。太。史。公。足。跡。幾。半。天。下。而。子。美。太。白。亦。嘗。敝。陬。齊。
魯。秦。蜀。荆。湖。之。間。故。能。出。其。所。得。名。當。時。而。傳。後。世。詩。文。之。道。雖。古。
今。人。常。不。相。及。而。要。之。以。好。游。而。益。工。則。固。千。載。以。來。雄。才。傑。士。之。
所。同。也。以。上。贈。計。方。予。之。少。也。亦。欲。藉。區。區。之。翰。墨。與。甫。草。相。角。遂。及。一。
旦。繫。官。於。此。無。由。爲。名。山。大。川。千。里。之。游。以。壯。其。氣。而。開。拓。其。耳。目。
於。是。學。日。益。劣。識。日。益。卑。而。才。華。亦。漸。以。凋。落。蓋。有。媿。於。甫。草。多。矣。

況敢遠望古人乎。顧猶欲竭其固陋。爲甫草序。此而不辭者何哉。夫亦以志吾媿也。以上自述

抱定好游而文益工一語。樹義復能切定中州發揮。是謂藻不妄抒。

戴名世子遺錄自序

余所著子遺錄既成。北平王源爲之序。而余復自爲之說曰。甚哉。明之亡也。非其罪。豈不可哀也哉。自秦漢以來。天下承平之久。未有如明而其敗亡之禍。亦未有如明之烈者也。明之取天下於盜賊。而其失天下也。亦於盜賊。彼秦寇者。皆國家之赤子。受休養之恩。垂三百年。非若敵國外患。而一旦稱兵起事。橫行天下。斬艾吾民。藩王滅。天子死。而國祚隨之。此自古以來之所未有也。以上兩言未有明當是

時。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士大夫漫不以賊爲意。而行間大吏相繼縱賊。以成賊之強。中朝以門戶相爭。而操持閩外之事。使任事者轉輾徬徨。而無所用其力。直至於國亡君死而後已焉。此其罪甚於盜賊萬萬。嗚呼。豈非天乎。以上責備明季諸臣固是實事賊起秦入晉。蔓延於畿南河北。復渡河蹂躪江淮。河洛湖湘巴蜀之間。名都大邑。所向皆破。吾桐獨完。桐小縣。僅彈丸黑子。本數千瘡殘之民。疲敝之卒。而抗百萬方張之師。前後凡十餘年。濱於陷者數矣。而卒獲完。豈非以賢有司之拊循。士大夫之設守。而兵民之戮力與。以上備述保桐始末見以上備述保桐始末余從諸父老問吾桐前後攻守之事。稍稍得其梗概。因著爲一書。而當時文。武用兵之畧。亦以附見。使作史者有所採擇焉。

明不亡於賊而亡於清。斯篇但就錄中所言謂桐邑未被賊兵耳。

起處言明亡之慘中幅斥明臣之庸入後歸到桐城之完步驟井
井不亂

朱彝尊倦圃圖記

倦圃距嘉興府治西南一里。在范蠡湖之濱。宋管內觀農使岳珂倦
翁嘗留此著書。所謂金陀坊是已。地故有廢園。戶部侍郎曹先生潔
躬治之。以爲別業。聚文史其中。暇則與賓客浮觴樂飲。其以倦圃名
者。蓋取倦翁之字以自寄。予嘗數游焉。樂之而不能去於懷也。以上
游倦圃是歲癸卯。先生左遷山西按察副使。治大同。踰明年。予謁先
生於塞上。時方九月。層冰在川。積雪照耀巖谷。彌望千里。勾萌盡枯。
無方寸之木。相與語及倦圃山泉之深沉。魚鳥之游泳。蔬果花藥之
鬱鬱。情景歷歷如目前。事先生抱膝低徊者久之。嗟乎。故鄉之樂人

之○夢○寐○在○焉○。以○予○暫○游○者○。猶○不○能○釋○於○懷○。况○先○生○之○寢○處○笑○語○其○中○者○哉○。圖以上客中談倦先生之門人周君月如工繪事。爲先生圖之。爲景二十。於是三人各系以詩。先生復命予記其事。予嘗覽前代園亭山水之勝。往往藉人以傳。又必圖繪之工。而後傳之可久。若王維之輞川。顧瑛之玉山。百世而下。觀其畫圖。不獨想見兩人之高。而其所與游如邱爲。裴廸。崔興宗。下至袁華。于立。盧熊。麟。韶之徒。覽者亦希慕之不已。然則圖繪之作。顧可少哉。今先生方欲任天下之重。援斯民於飢溺。雖欲遺章組之榮。息影江湖之上。以遂其所好。蓋難幾矣。是倦圃之所有。山泉魚鳥。蔬果花藥之樂。先生且不得而私。而予與周君翻得藉之圖。以傳爲可樂也。記以上周君名之恒。山東臨清人。嘗爲江西參政。罷官後。遂移家江浦云。

先疏倦圃次寫記圖曲折紆徐雅詞雋旨

趙執信行十八灘中

灘行日百轉。轉轉山四圍。寒流中屈曲。鬱怒不自持。秋凜肅殺氣。陸發龍蛇機。迴風地底來。雹雨皆倒飛。亂石勢騰攫。獐惡各異姿。似嗔舟船偪。列陣前相追。篙師工避就。色授頤指揮。蓄力競毫髮。險途生坦夷。游子閱奔峭。驚定翻耽奇。秋雲遙弄彩。杉木森下窺。玩波情無極。棹月願猶違。夕陽駐西嶺。爲我延清輝。

清而不弱峭而不澀如話如畫秋谷茲篇真是輿地家寫生手

劉大櫚馬湘靈詩集序

馬君湘靈與余居同里。生同庚。學同業。其喜爲詩同。其嗜酒同。飲酒既酣。其狂言震於廣座也同。余棄於時。而湘靈亦屢試不舉。爲同遇。

余生二子皆夭。而湘靈亦未有子息。爲同病。人之不同如其面。余與湘靈幾無不同矣。以上言諸事皆同而亦有不同者。蓋湘靈之爲人。余固嘗兄事焉。若其所爲文章。則余方欲師事之。而未能。此其不同也。以上言一事不憶昔與湘靈同在京師。一日。日已脯。湘靈過余旅舍。余出酒肴共酌。時余兄奉之。亦在坐。湘靈被酒。意氣勃然。因徧刺當時達官無所避。余驚怖。其言湘靈慷慨。曰：子以我爲俗子乎？余謝不敢。湘靈命酒連舉十餘觴。大醉。謹呼髮上指冠。已復悲歌出涕。余見湘靈言之哀。亦泣。涕縱橫。不自禁。湘靈乃指謂余兄曰：彼同心者。以上言湘靈因出其平生歌詩示余。余讀之。風翻雲涌。而喉間氣鬱。不得舒。於是相對黯然。罷酒別去。忽忽二十年。則聞湘靈已老病。不復能遠遊。或扁舟自放於九龍三泖之間。間則歸里。與縉紳之去位而里居者連。

爲吟社。尋山釣水而已。嗟乎。以湘靈之才。與其志。使其居於廟朝。正言謬。豈與夫世之此倡而彼應者同乎哉。奈何窘蹶涪澹。抱能不一。施遂爲山澤之癯以老也。當以上言湘靈不與世爲同調癸未之秋。湘靈橐其所爲詩。遺余數百里之外。使爲之序。余誦湘靈之詩。循環往復。益嘆湘靈年雖老。而少年英銳之氣不衰。此其必傳於世。世人之所共知。固不藉余言以增重。若其人之磊砢不猶。高出時俗人萬萬。則非余言莫之顯。雖然。後之人苟能讀湘靈之詩。亦可以想見其人矣。

拈同字作驪珠顛倒播弄。逸趣橫生。中幅慷慨悲壯。尤得龍門遺意。

胡天游淳于先生謂齊王

齊大饑。三年不禾。吏習王之憎聞也。詭爲穰焉。明年淄澨京。洪濟濫。

其西河薄洛交。益大魚齊民。阿大夫迫於怨。始半而入之。潛王慚勿能隱。以使者強往粟卹焉。以上事淳于先生謂潛王曰。王無卹矣。王曰。國災勿恤可乎。先生曰。王將以賑人乎。抑以賑鬼也。王曰。何也。曰。賑於人焉。則弗及矣。賑於鬼焉。則弗食矣。故臣願王之毋卹也。潛王大怒曰。寡人日恩齊民。誠若不及。今先生議休之。是不仁責寡人。苟無說。且將以鬼事先生。以上王與髡問答皆奇絕淳于髡仰而笑。揖而稱曰。王不聞東郭氏之牧乎。受命主君。未嘗飼焉。日操箠以責其息。牛羊盡於野。犬彘空於牢。而牧蒙上賞。後雖益之芻呼之秣。皮骨之肆於鞞。鞞錯中者。不能驅而齧矣。以上設喻齊民饑者幾時也。竄溝壑。拄戶巷。十九而殓。王吏猶羣掩之。責其穰賦。當此之時。民恨王之吏。切隨薄骨。然亡者亡。死者死。未敢起殺吏以逆王意。則亦王順孫孝子也。且王

非不聞重喜吏掩而利其穰賦也。揭以上直人有恠賞者子方疾諱而任之客曰公奚不療之對曰療將失賞子死之不療也賞則益矣然而後亦孤矣故愛子而忍賞賞可復愛賞而忍子禍其族死而賑之子安飽之。設以上又臣見王之飽死子也非徒哺不入又有以收其餒此臣之所謂賑鬼者也。以上申明賑鬼之說

奇情妙旨神似國策

胡天游靜夜秋思賦

秋蟲兮夕清。秋猿兮夜驚。引流螢於遠幔。飄涼靄於閒庭。靜朗金閨。空融素闥。韻籟淒簧。凝芳翦樾。晃眼河長。吹腰風結。修袂罩煙。纖羅洞月。月華兮暉。暉煙景兮微。微微兮不散。暉暉兮愈遠。遠映兮水濱。珠縈兮綺文。網空明之宕濛。約秋思以迷人。以上情景雙迷人兮

延佇。幽憂兮誰訴。良夜遙兮玉露搏。泣羅襪兮步珊珊。菊花芳兮蘭
秀。怨夫渠之將闌。將闌兮未歇。尙同心兮堪折。睽情悅於美人。傷良
期而逾闊。聊騁望於雲閒。溯微波而難接。欲寄情於桂枝。徒螻蛄以
糝結。擊明光以贈君兮。庶天涯之不別。以上實寫秋
諾寄託遙深

不泛賦秋夜能從靜字思字注意其行文節節相銜頗似初唐詩
體 按夫渠卽芙蓉謂荷花也

袁枚祭妹文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於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嗚呼汝生於
浙而葬於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是時雖綺夢幻想。寧知此爲歸骨
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仙離。致孤危托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
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以上一起予幼從先生授經。汝羞肩

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旦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爹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舉行。汝掩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瞠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填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鬢髻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以上瑣屑記少時事。復用綜括之筆作頓

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孀。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眈汝辦治。嘗

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孌。而於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尙殮殍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教從何處呼汝耶。以上言其賢才與母家有裨益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悒已極。阿孀問望兒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以上言其病沒非意念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游。卽游亦尙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

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以上層層轉折，字字悲涼。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待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尙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寧汝於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塚，一爲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棲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晬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尙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吾死，誰埋。汝倘有靈，可告我。嗚呼！生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以上

結總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亦是仿退之祭十二郎篇筆意愈瑣屑愈覺親切愈轉折愈覺悲涼家祭文當引以爲式。按袁第三妹名機字素文賢而工詩遇人不淑大歸母家依兄以終故斯篇言之悽切如此不徒胎息昌黎祭十二郎文也。

袁枚詠箸

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鹹中。能知味也否。

寓意深刻

姚鼐贈程魚門序

余初識魚門於揚州人家坐上。白晳長身。美髯。言論偉異。自是相愛敬。魚門來官京師。乃益親。去歲同纂四庫全書。因日日相見。至今歲。

余始將去。余與魚門一別於揚州。後六年。余由京師歸家。別於京師。後有六年。魚門南遊江淮。轉入梁宋。復別余去。後四年至今日。前之別。皆未幾。卽見。今之去。其見時。未可期也。以上言今昔之別不同余幼於魚門。十四歲。始相識。余年二十八。今逾四十。多羸疾。思屏於江濱田間。以自息。魚門意氣亦不如故。修髯蒼蒼大半白。相對言今昔事。有足慨者。人欲握手交歡。杯酒道欵曲。則鄉里親舊多有之。至縱橫往復。舌今賢士術業言足起人意。非遇海內豪傑之士。不可得也。是以今者。余益有慕乎魚門。魚門益切今慕夫士處世難矣。羣所退而獨進。其進罪也。羣所進而獨退。其退亦罪也。天地萬物之變。人世夷險曲直。好惡之情態。工文章者。必抉摘發露。至盡人匿其情久矣。而或宣之。宜有見惡者矣。况又加之以名稱邪。往時大學士劉文正公。嘗太息魚

門之才。而惜其爲名士。夫魚門行與學甚敦。美與名相副。名何足爲魚門病。以上言魚門之爲名累抑吾聞之。物求而致之者。不若不求而致之之安也。魚門處盛名之下。車馬塵雜之間。其將釋知遺形。超然萬物之表。有若聲華寂滅。遺人而獨立者也。然則魚門終免世網羅。繪繳之患也已。以上又幸魚門之不涉世網

夷猶淡宕一往情深 魚門一生爲才名與財名所累蓋雖文正之賢猶未免有避嫌之見也

姚鼐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已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

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以上揭出主意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術。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亡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以上又申言之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啜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以上借秦事
唱嘆作結

侃侃正論寫盡專制時代君民爭利心事

梅曾亮贈孫秋士序

爲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
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暗味讀者卷舌滯
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
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
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以上摹寫秋士生平而今於京師中遇
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處夫士至京
師不可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以上演說
京師狀况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
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

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抃。而欲從之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之好事者。見之。有欲傳其書。寫放其貌。而欲從之遊者乎。有不忻慕笑抃。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贈。以見壽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以上見朔雄與秋士古今人相去不遠

勁而折嚴而潔步武精嚴初學古文者宜從此入手

梅曾亮遊小盤谷記

江寧府城。其西北包盧龍山而止。余嘗求小盤谷者。至其地。土人或曰無有。皆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犬聲。乃

急赴之。熟五斗米頃。行抵寺。曰歸雲堂。土地舒寬。居民以桂爲業。寺傍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隊大谷。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陀。其狀若仰大盂。空響內貯。警欬不得他逸。寂寥無聲。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盡山麓而止。以上先寫大谷由寺北行至盧龍山。其中阬谷窪隆。若井竈齷齪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庵。七十二團瓢。皆當其地。日且暮。乃登山循城而歸。暝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盪。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谷。殆近之矣。以上寫小盤谷同遊者侯振廷、舅氏、管君、異之、馬君、夢湘、歐生、岳庵、弟念勤。凡六人。避實擊虛。摹寫盡致。筆意得之。鄭注柳記爲多。

梅曾亮書楊氏婢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

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以上前段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以上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以上後段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

極短篇亦分前中後三段故知文勢貴曲不貴直也至使筆峭潔則千人共見

管同餓鄉記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粱麥菽。牛羊雞彘魚鼈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以上言是鄉之岑寂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

日已可至。至則豁然開朗。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揄之態。無至吾前者。儻然自適而已。以上言是鄉之娛樂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靳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動。故非違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以上言至是鄉者少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矣。爲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爲所用。而齊有餓民。郤黔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曾子歎其微。而論者以爲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爲大賢。原憲爲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達。及是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

之。鄉者。頗有。差等。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縉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爲。畏途。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遞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數。君。子。立。志。自。入。者。同。乎。哉。以上言雖

當別論

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

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見。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如。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游。焉。攷。始。末。而。爲。之。記。

小小遊戲文字心思無孔不入後幅尤覺剖析入微

龔自珍寫神思銘

夫。心。靈。之。香。較。溫。於。蘭。蕙。神。明。之。媚。絕。嫵。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慘。殆。有。離。故。實。絕。言。語。者。焉。以上空提神思二字作起鄙人稟賦實冲。孕愁無竭。投閒箴乏。沉沉不樂。抽豪而吟。莫宣其緒。欹枕內聽。莫訟其情。謂懷古也。曾不朕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鞶輓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婁襲而無疚。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奇。覽鏡忽唏。顏色變矣。以上細摹神思二字入微是知仁義坐忘。遠慚淵子之聖。美意延年。近謝郇生之哲。不可告也。矧可療也。爲銘以寫之。以上出寫字銘曰。熨而不舍。襲予其涼。咽而復存。媚予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長空。樓延萬重。樓中有鏡。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爲春星。其境不測。其神習焉。峨峨雲王。清清水仙。我銘代絃。希聲不傳。千春萬年。

幽渺淒麗定公小品 按定庵以此作冠全集之首猶太史公之
自序東方生之自贊也文心雕龍云形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闕之
下又作者言外之微旨

龔自珍病霖館記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霖以上產梅之地或曰霖以曲

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義正則無景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以上品梅

格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霖也又不可

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妖霖病霖爲業以求錢也霖之欹

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以上謂梅病非本意有以文

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霖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天其穉枝

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霖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

至此哉。

以上謂梅病所自來。

予購三百盆。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

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盆。悉埋於地。解其縷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

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罍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

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寧。杭州。蘇州之病罍。窮予生之光陰。以

療罍也哉。

以上一結言外別有微旨。

悼梅耶。歎士耶。傷心人別有懷抱。一肚皮不合時宜。吾願集此十

四言爲先生持贈。

吳嘉賓得一齋記

嗇者與博者衡。誰贏乎。博者贏乎哉。市者與居者競。誰贏乎。居者贏

乎哉。與市而博諸。抑居而嗇諸。

以上引起。

今夫五都之肆。百貨壑焉。寶有

犀珠蠶具之珍。用有粟葛丹漆之饒。產莫能物也。種莫能區也。吾一

從而居其土宜。別其苦良。不亦矜乎。故吾囂然自爲得也。然而列麀者方專其去留。高下在心。莫可取求。然後知吾之未始得也。以上轉彼固囂然自爲得也。然而有力者過焉。傾囊而準其估。輦而逝耳。然後知彼之仍未始得也。以上轉夫有力者得之矣。然而瞽得章繡。聾得鈞球。禿得簪笄。兀得鞞履。涉海得策銜。適燕得帆楫。雖奇巧麗飾。值以千億。曾不如工之有缺斤。農之有曲耒也。然後知其得而未始得也。以上轉故知之莫如據之。據之莫如藏之。藏之莫如利用之。利用之斯得之矣。以上方出正意吾宗繼之以顏氏子得一之義。名其齋居。夫顏氏之所謂一。未易言得也。繼之之意。特以戒夫市而博者。故余爲達其志如此。以上回起處

善用譬善用轉故篇短而意多

吳敏樹君山月夜泛舟記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爲。勝。期。嘗。以。著。之。詩。歌。緊。從。上。一。起。已。今。丁。卯。七。月。寫。月。望。夜。始。得。一。爲。之。初。發。棹。自。龍。口。向。香。鑪。月。升。樹。端。舟。入。金。碧。寫。月。偕。者。二。僧。一。客。及。費。甥。坡。孫。也。南。崖。下。漁。火。數。十。星。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開。上。人。指。危。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視。之。殊。不。甚。高。大。寫。上。又。寫。月。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遊。七。月。既。望。今。差。一。夕。爾。余。顧。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間。乎。因。舉。誦。蘇。賦。十。數。句。又。西。出。香。鑪。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灣。碕。思。可。小。泊。然。且。行。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也。相。

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堂數百間。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恍惚如可問者。寫月上又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面對出。鐙火光。岳州城也。雲起船側。水上滃滃然。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不見。坡孫言。一日晚。自沙觜見後湖。雲出水。白團團若車輪。巨甕狀者十餘。積卽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坳者數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轉南出沙觜。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緩。似不翅也。既泊。乃命酒肴。以子雞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飲。當之各逾本量。寫月上終超上人守葷戒。裁少飲。噉梨數片。復入廟具茶來。夜分登岸。別超及黎。余四人尋山以歸。明日記。

竟體靠定。月夜二字立義。語無泛設。筆之娟秀。自不待言。

吳敏樹說釣

余村居無事。喜釣游。釣之道未善也。亦知其趣焉。引起當初夏中秋之月。早食後出門。而望見村中塘。水晴碧汎然。疾理竿絲。持籃而往。至乎塘岸。擇水草空處。投食其中。餌鉤而下之。蹲而視其浮子。思其動而掣之。則得大魚焉。無何。浮子寂然。則徐牽引之。仍自寂然。已而手倦足疲。倚竿於岸。游目而觀之。其寂然者如故。蓋逾時始得一動。動而掣之。則無有。余曰。是小魚之竊食者也。魚將至矣。又逾時動者稍異。掣之得鯽。長可四五寸許。余曰。魚至矣。大者可得矣。起立而伺之。注意以取之。間乃一得。率如前之魚。無有大者。日方午。腹飢思食甚。余忍而不歸以釣。是村人之田者。皆畢食以出。乃收竿持魚以歸。歸而妻子勞問有魚乎。余示以籃。而一相笑也。及飯後仍出。更詣別

塘求釣處。逮暮乃歸。其得魚與午前比。或一日得魚稍大者。某所必數數往焉。卒未嘗多得。且或無一得者。余疑釣之不善。問之常釣家。率如是。以上。嘻。此可以觀矣。吾嘗試求科第官祿於時矣。與吾之此釣。有以異乎哉。其始之就試有司也。是望而往。蹲而視焉者也。其數試而不遇也。是久未得魚者也。其幸而獲於學官鄉舉也。是得魚小者也。若其進於禮部。吏於天官。是魚之大。吾方數數釣。而又未能有之者也。然而大之上有大焉。得之後。有得焉。勞神僥倖之門。忍苦風塵之路。終身無滿意時。老死而不知休止。求如此之日暮歸來。而博妻孥之一笑。豈可得耶。以上處處。夫釣適事也。隱者之所游也。其趣或類於求得終焉。少繫於人之心者。不足可欲。故也。吾將惟魚之求。而無他釣焉。其可哉。

前半是喻意後半是正意結尾仍從喻意收住而正意言外自見
筆致高妙

朱琦北堂侍膳圖記

姚湘坡先生以所繪北堂侍膳圖示余。圖廣四尺。縱一尺。修竹古木。
翳然庭宇。素衣練裙。怡然坐於堂上者。爲其母沈太夫人。面白皙。微
髭而侍側者。卽湘坡先生。稍左。肩隨而立。爲其弟湘舟。其右。面微俯。
巋然而秀出者。爲其季弟湘漁。以上敘圖中人物位次余曰。天上之至樂。無有
逾此者矣。人多有此樂。然往往當其境者。視爲固然。無足異也。猶記
琦少時。侍先大夫飯。有饋蒸豚者。琦方自塾歸。先大夫謂琦曰。汝今
日書熟乎。以啖汝。回顧吾弟牽衣立母旁。先大母年八十。扶杖相視。
而笑。以爲人生骨肉。歡然聚處。恆如是。及長。更歷憂患。顛頓狼狽。奔

走道途忽忽已二十年。今獨吾母張太宜人。在耳。余又以宦遊京師。太宜人道遠不果來。弟及諸姪。南北乖隔。每於中夜。徬徨卻顧。不獨兒時意象。邈難再得。卽曩昔家居。骨肉聚處之樂。亦惘然如夢。不可追憶。覽是圖。不能不慨然而歎也。以上從對面作烘託先生以某年官翰林。改銓部。奉贈公諱歸江南。今年春。復供職來京。太夫人憚於遠涉。不獲迎侍。先生所處之境。其有與余同者耶。以上言圖中人亦有今昔之異嗟夫。世之遠遊而不克顧養者多矣。今先生獨睠睠於此。且爲之圖以示不忘。余旣重先生之誠。且誌余感。而又以爲世之遠遊而忘其親者戒也。遂爲之記。以上收盡通篇意

中段現身說法對面著筆是一篇中神來之處

張裕釗送李佛生序

佛生既罷官。居於江南。日讀書不輟。尤瘡篤好莊子。爲書後數百言。稱其有合於聖人之道。余謂莊子者。負絕異之資。乖於時而一切以取自快者也。其於聖人之道。本之。差不能一髮末。乃大馳而絕遠。至於流極而弊。益不勝釋氏。得其精以爲空寂。王何得其粗以爲誕縱。縱誕之弊。蔑棄禮法。蕩廢時務。天下於是大亂。空寂之弊。去人倫。無君臣父子上下。乃胥斯民而爲夷。莊子疾時垢濁。務洗洋激詭。以譏切當世奔趨勢物之徒。不知其弊。乃至於此。道之不明也。愚不肖不及賢智過之。由莊子而後。高才偉異之士。身不得其處。而誤於所之者。豈可勝道哉。以上言莊子一書之得失蓋嘗試論事功之途。詩書文章之業。與人世所謂勢位富厚。君子未嘗必舍而不事也。有道以御之。故所之而不窮。後之君子。溺志富貴。無論已。其少有志者。欲有所樹。則務取。

天下之業之可以爲名者託焉。期自章異於流俗而未嘗循於其本。故方其志得氣盛力足以觀駭一世。貴賤賢否之倫橫厲乎無雙。及其久之倦而思返。顧視身世邈不足以自樂。反之內而確無可據。愛惡攻取。又從而撓之。觀老莊浮屠之書。一旦得其所爲。一死生齊得喪而渺萬物者。則大烹之於是。燔棄百爲。解弛墮壞。頽敗不可振救。生猶是人也。而質則已亡矣。且學儒者之學。服聖人之言於卒也。乃以異端爲歸。何其悖歟。以上言才人學人所以喜莊子之故夫彼未知聖人之道之有其自得者也。惴慄以爲危。蕩夷以爲安。不以榮喜。非必於惡而逃之也。不以悴悲。亦非其往而不能返也。得志則措諸事。事立而世正焉。斯已耳。我無與也。不得志則寓諸言。百世之下有能遵而行之者。猶其在吾身也。其衡諸道也不過。而傳之久也無弊。隕乎其至適。確乎

得其所歸。以與夫老莊浮屠之所稱孰爲同乎。大順而卽乎人之心者乎。知道者以謂孰賢乎。名以教中自有樂地佛生將北遊。索一言以爲贈。余以佛生才高而不得志。懼其過而流於是也。爲此書以貽之。

專就漆園一書立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深得古人朋友贈言之義。按篇中瘡蹟皆古字瘡卽愈蹟卽頽王何謂王衍何晏

譚嗣同遠遺堂集外文序

叙曰。夫憂傷之中。人有飄忽衝盪。纏沈盤蟄。挾山嶽之勢。挈烈風雷雨之暴。舉血氣心知所能勝以幹事者。猝不能當其一擊。氣息茆然。若存若亡。抗之則無上。按之則無下。其來也。不得其緒而引之。則不可究極。合而爲蒼然之感。吾平生遭其二焉。總以上五六歲時。居京師宣武城南。與先仲兄俱事畢菴齋師。夏雨初霽。嬉戲階下。兄適他去。

四顧子然。情不可已。遂嗷嗷以哭。此其一也。後遭死生離異之感。輒一形焉。一事上仲兄撒瑟之歲。以應試挈從子傳簡至京師。覽童年之遺迹。悵歲月。其不淹以今準。昔喟焉遠想。憶夫煙雨在簾。蛙聲夜課。或敗葉窸窣。霜鐘動宇。然鐙共讀。意接神親。追溯所及。方怛怛於中。而兄之訃至矣。創巨痛深。瞢不省事。哭踊略定。則志墮形索。清刻至骨。自顧宛五六歲童子也。一事上又於時蒼然之感。不可以解。當其幽思潛抽。莫可告語。道逢林叟。耕夫輒欲流涕。引與話舊。覩禾黍布隴。廢冢斷碑。以及壞牖。蛛絲皆若與我。有一日之好。使得見曩之童僕。且將視爲肺腑。而不能一日離。誌以上然自恃尙有傳簡在。未幾而傳簡亦歿。嗚呼。機發於先。情極則返。折心之痛。行三年矣。乃克檢仲兄遺文手書一通。單辭奪簡。莫成卷帙。言行之大。見於行述志銘及哀

誄之文。無所離麗。命曰集外文爾。以上序文光緒十有七年冬十有一月

悱惻纏綿足徵先生骨肉感情之厚

譚嗣同與沈小沂書

小沂仁兄同門足下。東都祭軌。殷勤須臾。口血未乾。陵轢以去。夫以道路常人。牽裾道款曲。猶尙睠焉不息。況我惠子。曷止悵悵。執雉初見。志同道合。識孟嘉於廣坐。標劉尹之雲柯。千頃汪洋。已可涯涘。雖以嗣同之質朽形穢。百靡一當。猶樂與從容文酒。臧否人倫。雕龍白馬。互逞其辭。夕秀朝華。苛持其辯。意有所得。狂呼野走。於是般桓乎夕照之寺。弭節乎圓松之邱。決背鳥飛。天窮於遠莽。索羣獸走。物感乎暮氣。相謂此亦尋常行復見。思不日不月。斯會邈然。遂已陳迹。可

勝歎哉。合以上敘離道出天津。地形平衍。空明四鑿。託體若虛。車中倦臥。仰見游絲百尺。亭亭莒。莒嬋娟。裔漾於九天之上。是謂偶爾諦視。則處處有之。惟背日乃得見。今年春暮。江南看楊華。風日俱素。正復類之。目力故勝。靜且加明。初可十許丈。久之辨及百丈。內外平視。亦二三十丈。何時不有游絲。靜便了了。爾許曩及足下。討論苦乏。精采正坐不靜耳。以上寫景夫侃侃之餘。曷嘗不遺物外已。攝心一粟。然遇於所觸。歌哭縱橫。獨抽之繭。那復成緒。莫悲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此既爲哀感中傷心不若人矣。以上言又嗣同弱嫻技擊。身手尙便。長弄弧矢。尤樂馳騁。往客河西。嘗於隆冬朔雪。挾一騎兵閒道疾馳。凡七晝夜。行千六百里。巖谷阻深。都無人迹。載飢載渴。斧冰作糜。比達。髀肉狼藉。濡染禪襠。此同輩所目駭神戰。而嗣同殊不覺。今車行

未二日。計程財百里。筋骸骯骯。若不自勝。年未三十。積弛若此。異時儻遂有濟耶。以上言體弱足下英年績學。獨秀無雙。時時自省。神非完固。願出而求友以自輔。同縣有貝元徵者。足下見後。必當有異。此又目不見睫。而侈論泰山臣死。藥亦不靈者也。日來離憂結轡。魂依左右。口占此書。用致綢繆。嗟嗟。懷哉。于役天風。海山之歌。去矣。皇都銅鞮。秋衾之夢。務崇明德。請自此辭。

神似建安人書札手筆

吳汝綸二許集序

當乾隆時。吾縣有二許先生者。伯曰鹿柴。季曰深稼。兄弟競秀。並有文譽。嘗受學於吾家生甫先生。又頗漸染於方靈皋侍郎。其爲文考經證史。敘述志意。往往可喜。當時不大著。逮茲百有餘年。子孫死守

不失。蓋其家法承傳者遠也。

以上序

二先生世居黃華。黃華者吾縣

之南。幽麗勝絕處也。羣山盤亘。萼附駢植。許氏居之成聚。其長老子

弟。率皆秀發能文。有聲於鄉邑。

以上序

去年雲卿孝廉過冀州。出二

先生書示余。使爲序。固辭不能。其別也。又累以書請。今雲卿選全椒

教諭。將南歸。又爲書促之。余嘗愛黃華山水。往往喜從許氏諸老人

遊。相與訪求里黨遺事。因以遍覽奇勝。蓋吾縣山水名天下。其維首

自潛之天柱及龍眠。駢枝東騫。歧出傍鶩。其南折也。蜿蜒迤邐。拗怒

而墮乎江。未抵江廿里爲黃華。瞻顧依違。如不欲去。余憑高而望。大

江旋抱。如玦。右顧天柱卓立雲外。意山川盤鬱之氣。蓋未艾也。今尙

有隱君子如二先生者。嘯歌偃仰。於是閒者乎。雲卿之官過故里。爲

吾訪之。他日吾歸。徜徉山水間。坐石衣掇。溪毛憑弔。今古尙庶幾其

一。遇也。以上即所居之山水以懷其人。光緒十四年九月

神采飛動仍自矩度修飭是桐城派嫡傳